

可愛的文化人

俞曉群 著

岳麓書社



愛的文化人

俞曉群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爱的文化人 / 俞晓群 著. -- 长沙 : 岳麓书社,
2014.1

ISBN 978-7-80761-855-3

I. ①可… II. ①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1295 号

可爱的文化人

俞晓群 著

责任编辑 杨云辉

特约编辑 郝付云

内文插图 康笑宇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邮政编码 410006)

(网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电 话 0731-88613565

印 刷 北京吴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1-855-3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文化囡

沈昌文

俞晓群老弟这本书，应该是他“活学活用”出版传统思想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我本来想就这几方面颂扬他一番。但写了一些，又一想，我这糟老头儿，说话作文永远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些构思、那些词儿，人们见到大概就讨厌。现在就不要用这些来糟蹋自己特别是糟蹋俞老弟的大作了吧！

我两年前虚度八十岁以后，非常警惕这个“老”字。曾经忽发奇想，自命为“八零后”，想混进年轻人的队伍里。我不敢同他们面交，只能悄悄地读他们的作品，特别是网上的佳作。读来读去，似懂非懂，也好歹知道一些他们的情况。最近一大收获便是认识了一个“囡”字。

“囡”是个怪字，浅学如我，当然不认识，高明的学问家，除了文字学家，大概也未必认识。据说本义是光明，现在转义变成郁闷、悲伤、无奈，等等，也许还可以概括为“尴尬”。我刚从新派文化人那里学到这些皮

毛，忽然看到俞兄传来的大作。我过去对他建议过，希望把书名取为《可爱的文化人》。现在来看，写一些文化人的糗事、丑事、尴尬事，缺点、弱点、敏感点……用这怪字来概括也许也很合适。这些古怪事情，换一个角度看，有不少也是很可爱、很有趣的。知道了这类事，于是光明可能就在眼前。这样，“囧”的古今含义，就都包罗进来了。我们做出版的，天天同三教九流打交道，其中大多是高人，但也少不了怪人、奇人。难为俞兄把这些古怪的交往写出来。我知道，所有这些，首先得力于他的勤奋。我见过他写的一部分工作札记，真是卷帙浩繁，可见其人用功之勤。

本书虽然讲了不少糗事、丑事、尴尬事，但是作者落笔还是挺讲分寸，没有写成大批判文章。例如易中天“改写”尹宣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的故事。尹宣此书是我引进的。我退休后在美国住了一阵，认识了尹先生，知道他投入大量精力，完成了一个大工程。经我向俞兄推荐，2003年，尹宣的译作在俞兄主持的出版社出版了。这种书，当然印数有限，必然亏本。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易中天先生用尹译本改写一道，搞了一个通俗本，在大陆出书。易并未回避利用尹译的事实，但毕竟不妥。本书追叙此事，就很有分寸。他说：“改写

者，有改变文体的，如将小说改为剧本；有改变读者对象的，如将成人版改为儿童版，将学术版改为普及版等。但‘改写’是一个摇摆词，其性质常常位于原创与剽窃之间。”这个公案，就让读者来判断吧。

我虽然在出版界混了五六十年，但到眼下，眼见这个行业的种种新貌，自知已成为一个“屌丝”。蒙晓群看得起，我这“屌丝”有时还能为海豚出版社“搬砖”。我现在自居为“八零后”，就是想为五零后的俞晓群再多搬几年砖。我说过，干出版几十年，最痛快的时候，是那些向俞“范儿”学习的年头。想起以后还有学习的可能，我不禁——（`´）。

序

杨小洲

一直有心想写俞晓群先生，待到下笔总还有些为难，这回叨于前面说几句话，算有了机会。原本我自己出书，前言后语都由自己写成，以求自我，并不夹带贤哲。因我这个习惯，平日也不愿给人作序写跋，怕迷失到别人的书里去。而晓群是个宽宏的人，不忌惮批评，旁人肆说在他也是一笑而过，和善如同人间万物的怜悯，山河风雨的意气只在挥手間，这或许是他的性情，世故是非都不计较，日常做出版只制定大旨，细则留待编辑去发挥，为他人留出空间，给自己留有余地，虚荣齟齬皆作浮云看，由此见出他的容与大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晓群是左撇子，他的惯常思维与我们习惯右手的人不大相同，奇思妙想在旁人难于理解也未可知，可见谈俞晓群的人不少，懂俞晓群的人不多。

早些年读到晓群兄赠送的《这一代的书香》觉得好，隔几日见面时便对他说这书该做成精装本。我对精装书颇有偏好，觉得制作一本书要有细致与精心，不能简单潦草，而平装书于我则有敷衍的印象，以致我对自己的

书也必以精装本为之。读晓群的书慨其平装之简，即便天生丽质，也该有淡淡妆扮才为俏佳人。正当时我在做精装“书房一角”丛书四种，约他一本《蓬蒿人书语》加入，便成“四大名著外带金瓶梅”，这丛书为限量出版，流布不广，但有心的读者还可于市肆觅得。这次依然“书房一角”丛书五种，依然限量出版，依然拱请晓群《可爱的文化人》入列，只是这回依照欧洲古典书籍装帧使用羊皮制作封面，不仅工价昂贵，印制工艺也有些艰难，致延宕二年跨越三载始得付梓，颇有历经辛苦的体验，依我的态度，书籍是人类文明的奢侈品，本该精心对待。至于读者愿不愿意读我的文章或购藏我做的书，则为读者的选择，于我并不关心。现在又出版普通精装本，但还是需要连带作些说明。

出版人往往喻自己所作是为他人做嫁衣，替别人倾情。晓群近年勤于写作，由出版家转而为随笔小品作家，巧手嫁衣穿在自己身上，这需要天赋才华，文化的事非努力便能做到，文章作得高明，与个人见识和品味相关联，晓群此册《可爱的文化人》记个人闻见九十九篇，他的趣味与才情于此可窥。

杨小洲识，甲午惊蛰在北京

缘起

大约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曰《丑陋的文化人》。立此题目，意在模仿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张扬一点批评精神。文章写好后，计划在我当时的一个报纸专栏“人书情未了”中发表。但版面编辑看完书稿后说，此文风格有些挖苦、尖刻，与您一贯的文风不同，还是不发表为好。那么，我的文章中写了什么呢？

其一，“霸气”。源于我读到Z先生文章《动笔前想想，如何？》看到Z先生批评今天的青年编辑，胆子大，乱改书稿，让他非常气愤。他提出：“我的稿子只许退，不许改。”我非常喜欢Z先生的文章，心目中想象的他，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老叫花子”一样，尤其关爱年轻人。可是读过此文之后，我的眼前却浮现出“西毒”的形象，难道Z先生这些年名声大噪，滋生了霸气？

其二，“位子”。一次在上海组稿，与一些文化名人聚会，一位大人物W先生迟到。我想把主位留给他，在场的唐振常先生说，不必，此君最爱迟到，随便给他留个位子就可以。过一会，W先生来了，恰好坐在上菜的

地方（俗称“菜道”）。服务员上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淋下来，他抱怨说：“怎么总在这里上菜呢？”

其三，“还是位子”。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都是大学者与领导。有一位教育部的领导H先生，被安排在边座上，他的脸色就不太好。主持人介绍嘉宾时，又说不清楚此君的情况。H先生忽地站起来，大声说，我是某某部门调研员，享受正局级待遇。然后甩手就走了。

其四，“自嘲”。在北京，与一位大作家兼大领导W先生吃饭。饭店老板听说W先生光临，就请他题字。W先生题词曰：“绕梁三日。”大家围观时纷纷称赞，但W先生自觉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就自嘲道，字不好，小时候爹妈没管教好。

诸位看官，我这样写有问题么？可能我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面隐含着一点讽刺的意味。在一个缺乏批评精神的时代里，它们是否显得与主流的叙事风格不相匹配呢？

我不甘心，又把此文转给沈昌文先生看。沈先生回复说，文中的内容很有趣。我们每天与文化人打交道，经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把它们记录下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接着，沈先生提出一点建议，最好



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可爱的文化人》。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写作更自由，更有蕴意，更符合“曲笔之道”。其实，即使是一些文化人的糗事、丑事、尴尬事，缺点、弱点、敏感点……都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不可回避，不可分割；换一个角度看，它们也是很可爱、很有趣的。况且许多“负面的东西”，可能并非真是负面，而是我们一时的认识误差而已。

听沈先生的话，我检讨自己，发现第一段的认识就失之偏颇。文中的“Z先生”是张中行先生，他批评编辑不可乱改稿子是对的；他同时也鼓励作者，要对自己的稿子有“只许退，不许改”的责任与自信。当年叶圣陶先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时说，只有张中行先生的稿子，可以不看就签发。张中行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时说，只有吕叔湘先生的稿子，可以不看就签发。此时，我自然地感叹：“可爱的文化人啊！”

目 录

i 序 文化圈 沈昌文

iv 序 杨小洲

vii 缘起

i	耳背	27	上市
5	外来语	30	爱我中华
8	审读	33	剽窃
11	称谓·名片	36	改写
14	骂人	41	七七级(上)
18	内斗	44	七七级(下)
21	萧条	48	双群会
23	守书人	51	女子二十四孝

55	失败	114	书单
58	识才	119	跨界
62	藏书	122	跨界（续）
65	通吃	126	不说话
69	毛边书	131	科学
73	精装书	135	莫言
77	藏书票	139	通才
81	散失	143	阿西莫夫
86	不识字	147	知青传说
91	童子军	151	王同惠
95	数学史	154	官司
98	公民读本	158	广告
102	死期	161	天降伟人
106	信手	165	刘硕良
109	不怕死	168	软实力

171	书生	230	音乐
175	写作班子	237	早慧
178	新史讳	242	梦想
181	中国皇帝	246	王云五
184	祖宗	251	杀鬼丸
188	权谋术	255	非礼
192	退稿	258	迷恋（上）
195	影射	262	迷恋（中）
200	童年	265	迷恋（下）
204	娱乐	268	眉睫
208	屌丝	273	吃人
213	逆袭	278	上海书展
218	算术	281	九十岁
223	帝王之相	285	万象
226	禅让	288	无疾而终

292	临终前	349	费老
296	身后事	352	学不了
299	自然数	355	版本
304	性学	359	遗憾
307	巧合	362	写作
311	周山	365	情怀
316	垃圾书	368	蓬蒿人
321	自助出版	372	非主流
325	枪手		
328	丰子恺全集	377	代跋
332	童书	380	后记
335	吃屎		
338	读书月		
343	死书		
346	出错		

耳 背

人老了，耳聋眼花是常见的事情。我做编辑工作，很喜欢与老先生打交道，经常会遇到对方耳背的情况。不过我很适应，因为我的父亲就耳背，他活到一百岁，我们与他说话时，习惯了伏在他的耳旁大声喊，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思想与情感交流。

这些年，沈昌文先生年龄大了，渐渐地耳背了。我有父亲的先例，所以很适应，交流时，自然地伏在沈公的耳旁大声喊。

去年，为出版《许渊冲文集》，我去北京大学拜见许渊冲夫妇。许先生九十多岁了，身体很好，还能骑自行车，但也耳背了。与人谈话时，需要依靠温和善良的老伴在旁边解说。我不需要，我习惯于伏在他的耳边大声喊。

也是在去年，沈昌文先生八十大寿，我们在三联韬奋中心楼上的咖啡厅“雕刻时光”为他祝寿。王蒙先生赶来参加，还做了“大哉沈公”的即席发言。王